

历史让我们回忆些什么……

杨沫 / 著

青春之歌

北京文艺出版社

历史让我们回忆些什么……

青春之歌

杨沫 / 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之歌/杨沫著.—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4
(红色文学)

ISBN 7-5378-2165-8

I.青... II.杨... III.长篇小说-精品集-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221 号

责任编辑:李珂

封面设计:刘文

内文设计:胡江明

青春之歌

杨沫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农科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 字数:453千字 插图:8幅

2001年4月第1版 200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

ISBN 7-5378-2165-8

I·2086 定价:24.80元

丛书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风云激荡的时代。在这一百年中，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前赴后继，艰苦奋斗，曾发生了许多感天动地的泣血战事，演出过无数英勇悲壮的革命史诗。而广大作家以这些革命故事为素材，源于生活，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丰富了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宝库，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少年在五星红旗下茁壮地成长，真实而深刻地记录了那已逝去的火红而激动人心的历史岁月，表现了我们的先辈们为国为民，不怕艰难困苦，不惜流血牺牲的英雄气概，弘扬了中华儿女深沉而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革命文学作品，不啻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激励和教育千千万万的后人为国家利益，人民幸福赴汤蹈火、勇往直前的强大精神动力。

今天，历史的车轮已隆隆驶入了二十一世纪。新的世纪里，暴风骤雨、血火硝烟正逐渐散去，战争与革命已退居到次要地位，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在这种和平温馨的环境下，使人们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如何勤劳致富，建设自己小家庭的好日子，许多人考虑的是如何应对扑面而来的股票热、大款梦，出国潮和下海下岗等林林总总的新现象、新问题。逐渐模糊了对革命历史的记忆，渐渐消化了对光荣传统的追求，日益削弱了对理想、信念的追求。

这种状况引起了我们的思考和担忧，着眼未来，是否有必要忘记历史？居安是否就不需要思危？并因此选编了这套丛书，力图帮助广大读者回忆并记住那已逝去的二十世纪的血火硝烟、风云岁月，让那些革命战争年代中的英雄人物复活并点燃我们胸中的爱国主义圣火，更希望通过丛书的出版，帮助今天的青少年认识战

斗岁月的历史真相,了解革命先烈英勇斗争的故事,进而使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薪火传承,一代代发扬光大下去。有位哲人曾经说过: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她也注定将失去未来。因此,为了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为了二十一世纪的光明未来,我们应当记住历史。我们千万不要回避历史!我们也相信,这套丛书作为民族文化的宝贵结晶,它一定能成为广大青少年特别是大中学生的良师益友,也一定能成为读者家中的必备藏书。

北岳文艺出版社编辑部

2001年4月

内容提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日本侵略者先后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和华北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企图逐步吞食华北。在民族危机空前加深的形势下,广大青年学生走出课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本书即以此为题材,描写了以主人公林道静为代表的北平一批青年爱国学生,在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从1931年的“九一八”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期间,经过民族解放斗争的血火洗礼,由抗日爱国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长历程。小说中的主人公林道静,最初因为反抗封建家庭包办自己的婚姻,追求自由恋爱而离家出走,后来在共产党人的教育和引导下,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工厂、农村,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并且在斗争中不怕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不怕坐国民党的监牢,经过“一二九”运动的锻炼,最后成长为共产主义者。作品情节曲折,内容丰富生动,真实地再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年青知识份子,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如何经受严峻的锻炼和考验而成长的历程。书中结合故事的发展,还穿插了林道静与余永泽、卢嘉川之间的爱情纠葛,展示了一个动荡时代中年青年人因理想、追求的歧异而不同的爱情观,读来趣味盎然,不但在书初次出版的当时即引起巨大反响,对于今天的年青人尤其是处于青春萌动期的学生,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抵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历史,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有着深刻而积极的思想教育意义。

第一卷

第一部

清晨，一列从北平开往平谷的火车，正行驶在广阔、苍翠的平原上。灰蒙蒙的晨曦，明亮的小风，……的晨曦，喜人的电灯……全副电灯的在汽笛声中，正匆匆地驶过。乘客们吸起了新鲜空气，看车外苍翠的平原。一个个都慢慢回过头来，有的打着呵欠，有的望着车上的新奇景物。不久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到一个小小的行李袋上，那上面画着那漂亮的白鸽子包起来的古铜，黄，绿，旁边还画着葡萄的篮筐、月亮、竹篮，……这是贩卖葡萄的。乘客们往来看这行李袋的人，不是商人，却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她正低着头看这些葡萄的篮子。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衣服，白布鞋，手里握着一叠书的手册，……她上下打量着它。她没有说话，只一个人坐在车的一角，她坐在位子上，动也不动地凝视着那行李袋。她的脸呢是苍白的，两只大眼睛又圆又亮。这个朴素、孤单的矮个少女，立刻引起了车上乘客们的注意，尤其男子们开始了交头接耳的议论。可是女学生却像什么人也没看见，什么也不觉得，她长久地陷入一种麻木状态的冥想中。

她这异样的神态，异样的服装，以及那着一堆书籍的此种异样的举止，更引起周围人们的注意。慢慢的，她就成了人们谈话的奇闻。

“这小东西真奇怪”一个西装革履的洋学生对他的同伴们悄悄地说。

第一章

清晨，一列从北平向东开行的平沈通车，正驰行在广阔、碧绿的原野上。茂密的庄稼，明亮的小河，黄色的泥屋，矗立的电杆……全闪电似的在凭倚车窗的乘客眼前闪了过去。乘客们吸足了新鲜空气，看车外看得腻烦了，一个个都慢慢回过头来，有的打着呵欠，有的搜寻着车上的新奇事物。不久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到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上，那上面插着用漂亮的白绸子包起来的南胡、箫、笛，旁边还放着整洁的琵琶、月琴、竹笙，……这是贩卖乐器的吗，旅客们注意起这行李的主人来。不是商人，却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寂寞地守着这些幽雅的玩艺儿。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色。她没有同伴，只一个人坐在车厢一角的硬木位子上，动也不动地凝望着车厢外边。她的脸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这个朴素、孤单的美丽少女，立刻引起了车上旅客们的注意，尤其男子们开始了交头接耳的议论。可是女学生却象什么人也看不见，什么也不觉得，她长久地沉入在一种麻木状态的冥想中。

她这异常的神态，异常的俊美，以及守着一堆乐器的那种异常的行止，更加引起同车人的惊讶。慢慢的，她就成了人们闲谈的资料。

“这小密斯失恋啦？”一个西服革履的洋学生对他的同伴悄悄地说。

“这堆吹吹拉拉的玩艺至少也得值个十块二十块洋钱。”一个胖商人凑近了那个洋学生，挤眉弄眼地瞟着乐器和女学生。“这小妞带点子这个干么呀？卖唱的？……”

洋学生瞧不起商人，看了他一眼，没有答理他；偷偷瞧瞧缟素的女学生又对同伴议论什么去了。

车到北戴河，女学生一个人提着她那堆乐器——实在的，她的行李，除了乐器，便没有什么了——下了火车。留在车上的旅客们，还用着惊异的惋惜的眼色目送她走出了站台。

小小的北戴河车站是寂寥的。火车到站后那一霎间的骚闹，随着喷腾的火车头上的白烟消失后，又复是寂寞和空旷了。

这女学生提着她的行李，在站台外东张西望了一会，看不见有接她的人，就找了一个脚夫背着行李，向她要去的杨庄走去。

走路时候，她还是那么沉闷。她跟在脚夫后面低头走着，不言也不语。后来转了一个弯，走到个小岗上，当蔚蓝的天空和碧绿的原野之间突然出现了一望无际的大海时，这女学生迟滞的脚步停下来了。她望着海，那么惊奇，明亮的眼睛露出了欢喜的激动，“呵！呵！”她连着呵呵了两声，脚步象粘在地上似的不动弹了。“第一次看见——多么美呀！”她贪婪地望着微起涟漪的平静的大海，忘记了走路。

“先生，快走哇！怎么不走啦？”脚夫没有理会女学生那一套情感的变化，径直走到了山脚下，当他看不见雇主的踪影时，这才仰头向山上的女学生吆喊着。

女学生仍然痴痴地望着崖底下的海水，望着海上的白色孤帆，好象什么也没有听见。

“喂！我说那位姑娘啊，您是怎么回事呵？”脚夫急了，又向山上大声吆喝着，这才惊醒了女学生，她揉揉眼睛茫然地笑了一下，快步跑下了山岗。

他们又一起走起来了。

脚夫是个多嘴的中年人，他不由向这举止有点儿特别的女学生盘问起来：“您站在山上看什么哪？”

“看海。多好看！”女学生歪着头。“你住在这儿多好，这地方多美呵！”

“好什么？打不上鱼来吃不上饭。我们可没觉出来美不美……”脚夫笑笑又问道：“我说，您这是干么来啦？怎么一个人？避暑的？”

女学生温厚地向脚夫笑笑，半晌才说：“哪配避暑。是找我表哥来的。”

脚夫瞪大了眼睛：“你表哥是谁？警察局的吗？”

女学生摇摇头：“不是，我表哥是教书的——杨庄的小学教员。”

“嘿！”脚夫急喊了一声，“我们邻村的先生啊，我都认识。不知是哪一位？”

“张文清。”女学生的神色稍稍活跃一些，她天真地问：“你认识他吗？他在村里吗？怎么没有上车站来接我……”

脚夫的嘴巴突然象封条封住了。他不做声了。女学生凝望着他黝黑多皱的脸，等待着他的回答。但是他不出声，又走了好几步远，这脚夫却转了话题：

“我说，您贵姓啊？是从京里下来的吗？”

女学生还带着孩子气，她认真地告诉脚夫：“我姓林，叫林道静，是从北平来的。你不认识我表哥吗？”

脚夫又不出声了。半天，他呵呵了两声，不知说的什么，于是女学生也不再出声。这样他们一直走到了杨庄小学校的门前。脚夫拿了脚钱走了，林道静也微微踌躇地走上了学校门外的石台阶。

学校是在村旁一座很大的关帝庙里。林道静把行李放在庙门口，就走进庙里去找人。她走上东殿、西殿、正殿、偏殿各个课堂里全看了一遍，一个人影也没有。“莫非他们到海边散步去啦？”她心

里猜想着，只好站在庙门外的台阶上等待起来。

这时天色将晚，村子里家家的屋顶，全冒起袅袅的炊烟。庙外就是一片树林，树林里的蝉，在知了知了地拚命聒噪，林道静忍耐地听了一阵蝉声，焦灼地东张西望了半天，还是一个人影也没有。看着行李，她又不敢挪动。直到天黑了，这才有一个跛脚老头从大路上蹒跚地走来。这老头看见有人站在台阶上，远远地先喊了一声：

“找谁的呀？”

道静好容易盼着来了个人，欢喜得急忙跑下台阶和老头招呼：“张文清先生是在这儿教书吗？”

“噢，找张先生的？……”老头喝得迷迷糊糊的，红涨着脸，卷着大舌头。“他，他不在这儿啦。”

道静吃了一惊：“他哪儿去啦？——他写信告诉我暑假不离开学校的呀。还有，我表嫂呢？她也在这儿教书……”

“不，……不知道！不知道！……”老头越发醉得厉害了，东倒西歪地跌进学校的大门，砰的一声把两扇庙门关得紧紧的。

这下子可把林道静难坏了！表哥他们上哪儿去啦？她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他要来找他，可是，他却不在这儿啦。现在怎么办？以后又怎么办呢？……她愣愣地站在庙门外的冷清的阶石上，望着面前阴郁的树林，聒耳的蝉声还在无尽休地嘶叫，海水虽然望不见，然而在静寂中，海涛拍打着岩石，却不停地发着单调的声响。林道静用力打了几下门，可是打不开，老头一定早入梦乡了。她心里象火烧，眼里含着泪，一个人在庙门外站着、站着，站了好久。明月升起来了，月光轻纱似的透过树隙，照着这孤单少女美丽的脸庞，她突然伏在庙门前的石碑上低低地哭了。

人在痛苦的时候，是最易回忆往事的。林道静一边哭着，一边陷入到回忆中——她怎么会一个人来到这举目无亲的地方？她为什么会在这寂寥无人的夜里，独自在海边的树林徜徉？她为什么

离开了父母、家乡，流浪在这陌生的地方？她为什么，为什么这么悲伤地痛哭呵？……

第二章

热河省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住着一家姓李的人家。这家人家只有祖父和孙女两个。祖父老了，成天病在炕上，孙女秀妮就打柴、种地养活着祖父和自己。秀妮是个又漂亮、又结实、又能干的姑娘。村里的青年小伙子都想娶这个姑娘，可是秀妮长到二十一岁了，却谁也没有嫁。原因是她从十一岁就给人家当童养媳，后来到她十五岁上，她的“丈夫”死了，她才又回到祖父的家里。这婚姻伤透了她的心，而且为了侍养老祖父，她就不想很快结婚。祖父因为年老多病需要孙女的照顾，也不愿意孙女离开他，于是祖孙俩就相依为命地活下来。祖父爱孙女，闺女家有时送来几个粘饼子、腌鸡蛋，他总要留给孙女儿吃，自己只尝一点点。孙女呢，养种的地是地主的，交了租子只剩一把柴火，为了叫老祖父喝上一碗热糊糊，她除了种地之外，一有空就扛着斧头上山去打柴；夜晚灯下给人做针线。村里人都赞美着这个勤劳、纯朴的好姑娘——这真是青年人梦里都想着的好姑娘。可是这么个好姑娘，在她二十一年岁那年冬天，厄运来了：住在北平城里的大地主林伯唐亲自下乡来收租的时候，秀妮忽然被他发现了。他惊羨她的美丽，就要讨她当姨太太。虽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虽然他已经讨过好几房姨太太，并且还叫大太太徐凤英打跑过好几个从妓院里买来的红妓。但是他既然看上了秀妮，看上她这健康的带点“野味”的姑娘，那他

就决不会放手。为了镇压佃户的反抗，他是从热河督军汤玉麟那儿弄到军警来帮他收租的，孤弱的秀妮祖孙俩，哪能抵抗这强暴的力量！于是秀妮就在这小山村里的二地主（庄头）家里，成了大地主林伯唐的姨太太。她哭过，她寻死过，她咬过林伯唐的手指头，但是这一切抵抗全无济于事，林伯唐捻着八字胡笑吟吟地还是把她弄到了手。

两个月后，秀妮怀了孕。林伯唐把她带回北平的公馆里来。老祖父就在秀妮离开村子的那天夜里，一个人颤巍巍地拄着拐杖跳到了村旁的白河川里。

秀妮到了北平的林公馆里，聪明、伶俐的姑娘变成了痴痴呆呆的傻子。成天一句话也不说，除了吃饭、做活，就两眼直勾勾地冲着墙发呆。徐凤英看在秀妮有孕的份上，开始对她还不错，因为徐凤英自己生过几个孩子，一个也没活，所以就希望秀妮替林家生个孩子。

秀妮生下孩子后，精神好了一些，她把全部的希望和爱寄托在孩子身上。她多么爱她怀里的白白胖胖的女孩呵！这孩子浅浅的一笑，能使她暂时忘掉了刻骨的伤痛，忘掉了耻辱的生活，给她生活下来的勇气。常常在深夜里，老头子林伯唐到别的姨太太房里去了，秀妮悄悄爬起身，给孩子换尿布、喂奶，亲着美丽的小圆脸蛋，然后一边哽咽着一边喃喃地说：

“妮，长吧！活吧！娘要跟你一块儿活下来。……”

眼泪——许久以来干枯了的眼泪，滴滴地掉在孩子的嫩脸上。

孩子一岁了，呀呀学着话，用小指头搔着妈妈的脸，揪妈妈的头发，妈妈的脸上有了幸福的笑容。……

可是有一天，徐凤英喊来了秀妮，先把孩子接抱在手里，然后脸色大变，对秀妮说：

“孩子是我家老爷的，我要留下她！你这不要脸的穷女人，现在就给我滚！”

秀妮惊呆了。接着大哭着，撞着头，拚命要夺回她的孩子。但是她夺不回来了！林伯唐玩够了她，早躲到一边去了。“妈！妈妈！要……”孩子在徐凤英手里张着小手，哭着要妈。秀妮却被几个如狼似虎的听差推搡着架上了停在大门外的汽车。

秀妮的孩子，林伯唐替她起名叫林道静。开始林伯唐夫妇还很欢喜她，后来当她三岁时，徐凤英自己也养了个儿子之后，小道静的厄运就来了：不断挨打，夜晚和佣人睡在一起，没有事，徐凤英不叫她进屋，她就成天在街上和捡煤渣的小孩一起玩。

一年冬天，有一天徐凤英不知为什么高兴了，把道静叫到屋里，和她说了几句话，看她一边呐呐地回答，一边不住地浑身乱动，她惊奇地揪过她来，问她怎么了。

“痒痒……”孩子只七岁，吓得吸溜着鼻涕要哭的样子。

想不到徐凤英大发慈悲，她替小道静脱下破棉袄一看：只见套在棉袄里面的小褂子上的虱子，密密麻麻地已经滚成了蛋蛋，要拿也拿不清。于是她又恼火又慷慨地一下子把这小褂子填入了正在熊熊燃烧着的洋火炉里，一阵劈劈拍拍的响声，无数的虱子就和褂子一齐消灭了。徐凤英越发高兴了，她扳过小道静冻得紫红的面孔细细端详了一番，然后转过脸对靠在沙发上读着报纸的林伯唐说：

“我这两天看出来，这丫头长的怪不错呢。叫她念书吧，等她长大了，我们总不至于赔本的。”

林伯唐捻着八字胡，冲妻子笑着点点头：

“好！太太从来都是眼力过人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已经不大时兴了，叫她念念书也好。”

这么着，小道静被送到学校里去读书。她喜欢读书，人也聪明，可就是有点儿乖僻，一天到晚，一句话也不说，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是个哑巴。弟弟仗着母亲的娇惯，常欺侮她、打她，她可从来不哭。有时，她不理他，任他打；有时火气上来了，她就狠狠地揍弟

弟几下子。当然这样她会招来更凶的一顿狠打。母亲打她不用板子,不用棍子,却喜欢用手拧、用牙齿咬。一个夜晚,道静已经在“下房”睡着了,弟弟打破了一个母亲心爱的花瓶,他却推在道静身上。于是道静在睡梦中突然被一阵剧烈的疼痛惊醒来,她立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咬紧牙关,顽强地准备着一切痛苦的袭来。

“狗娘养的!越来越胆大啦。赔,赔我的花瓶!”

她的小腿被拧肿了,胳膊被咬得透出一个个红血印。但是小道静不哭,不求饶,没有一滴眼泪从她倔强的眼睛里流出来。在这个家庭里,她就这样象小狗似的活下来了。家里听有的人里面,只有一个年老的佣人王妈关心她、心疼她,常常偷着照顾她。但是还不能叫徐凤英知道。道静当然也爱王妈,她肚子饿了,身上冷了,总去找王妈;她的眼泪也只当着王妈一个人流。

道静高小毕业考上了北平西郊的西山女子中学之后,母亲对她的态度有了显著的好转。因为这时她已经长成了一个颀长、俊美的少女。她的脸庞是椭圆的、白皙的,晶莹得好象透明的玉石。眉毛很长、很黑,浓秀地渗入了鬓角。而最漂亮的还是她那双忧郁的嫣然动人的眼睛。她从小不爱讲话,不爱笑,孤独,不爱理人。可是徐凤英并不注意这些,她注意的是这女孩子的相貌的变化,和如何使她具有一定的学历,因为这是那个时代的时髦妇女要嫁一个有钱有势的丈夫所必备的条件。

学校开学了,第一天离家去上学,父母亲高兴得亲自送道静到大门口去上车。林伯唐穿着纺绸长衫,摸着胡子站在大门口外的玉石台阶上,沉吟有顷,然后对坐在洋车上就要起程的道静笑吟吟地赞叹说:

“小姐,恭喜你!上了中学,等于中了秀才呢!哈、哈、哈……”

林伯唐不仅是教育家、慈善家,而且是颇有名望的前清举人。他中举之后,还没等进京应考,正赶上康梁变法维新,北京办了个

京师大学堂^①，这位举人老爷就追赶着潮流，带了夫人，做了京师大学堂的“大学士”。到了民国，这位善于追赶潮流的“大学士”，又赶上了办教育吃香的时候，于是他很快成为教育家，借了“办教育”为名，向清朝王爷手里用低价买了大批“跑马占圈”的土地^②。于是戊戌举人、京师大学堂大学士、悯安慈幼院院长、务本大学校校长等头衔的名片，在煊赫的“上流”社会里飞舞起来了。人们钦佩着“才德兼备”的林伯唐教授，却没有人说他曾怎样残酷地玩弄了可怜的秀妮。

林伯唐熟读过四书五经，也研究过康德和孟德斯鸠，不过最使他醉心的还是科班出身的韩林学士。所以他对女儿啧啧赞叹她上了中学就等于中了秀才。

没等道静开口，母亲接着说话了。她是胖身子，八月里还挥着小绢扇，她眯缝着眼睛，也站在台阶上欣赏着女儿：

“乖乖，好好念书呀！妈会想法子弄钱供给你上中学、上大学，要是留洋回来，那就比中了女状元还享不清的荣华富贵哩！”她说的好端端的，忽然扭头冲着老头子，鼻子哧了一声撒娇似的：“你老东西嘻嘻笑什么？女儿是我生的！我养的！她挣钱发了财，横竖没有你老东西的份！”

徐凤英溅着唾沫星子好象生了气，林伯唐反倒得意地哈哈笑了。他悠然自得地冲着妻子连连点头：“太太，归你！归你！什么全归你。连女婿挣的钱也全归你不好吗？”

十二岁的林道静厌恶地瞅瞅她的所谓父母亲，眼眶里浮着泪珠，一言没发，坐着洋车走了。

一离家，一上了中学，她就象跳出笼子的鸟儿，仿佛来到了一个自由的天地。她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文艺作品。书籍培养了她丰富的想象力和对于美好未来的憧憬，她是个喜欢海阔天空地

① 北京大学的前身。

② 清朝王爷骑马，马一气跑过的地方，由皇帝赏赐给他，即为“跑马占圈”的土地。